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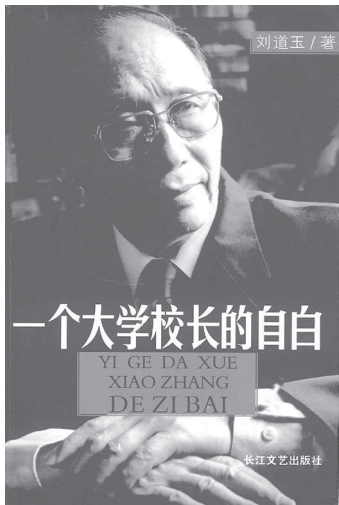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

自序 (連載一)

劉道玉

在古今中外的文獻中，敘述那些「遠去的事」的傳記，是擁有相當數量的一類典籍，它們是傳承人類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。

傳記是兼有文學和歷史特點的作品，就人為與事的生動描寫來說，無疑是指文學；論事實真相的記述，那當屬歷史。這正如俄羅斯作家赫爾岑所說，回憶錄是要「通過一個偶然進入歷史道路的人來反映歷史」。



傳記是人們比較喜愛閱讀的一類書籍，特別是對於那些正在長知識和立志成才的廣大青少年——他們希望從中受到啓迪。尋求、借鑒和獲得前進的動力。

心理學家經過長期研究發現，從一個人所喜愛閱讀的書，便可以大致了解這個人的性格。一般來說，愛讀傳記的人，好奇心特別強；懷有遠大的理想，富有責任感；樂學習和借鑒他人的長處，重視人生的自我設計和自我實現。



我很喜歡閱讀各類傳記，而且讀過國內外的許多名人的傳記。在我已閱讀過的傳記中，我比較喜歡的有兩本：一本是美國人哈格寫的《鮑林》，另一本是英國傳記作家克拉克寫的《羅素傳》。前者傳主是著名的化學家，兩度諾貝爾獎獲得者，二十世紀科學怪傑，揭示物質奧秘的巨擘，百折不撓的和平戰士；後者傳主是著名的哲學家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，西方文化巨匠，被譽為現代的亞里士多德。這兩本傳記其傳主形象都能活生生地立體地呈現於我的腦際，我既為他們非凡的成就所折服，同時又為他們坎坷的經歷和不幸的遭遇而扼腕嘆惜。

在一般人看來，作傳似乎只是名人們的

事。這是無疑的，對於那些功成名就的科學家、政治家、文學藝術家、企業家們來說，為他們立傳確有必要。但是，現在畢竟思想解放了，在文藝作品中，陸續出現了「百姓故事」、「庶民軼聞」和普通人的成功之道的記敘。這也是一類傳記，雖然它們不像名人傳記那樣光彩熠熠，但也無不折射出傳主的人生的光輝。

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，雖業未有成，但經歷卻有一些曲折。我早先從來沒有寫自傳的打算，也許是人老了，總免不了回憶往事，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」；同時，我想保持積極的心態，想找一點事做，練練手筆，防止大腦退化，於是就萌發了寫這本自傳的想法。

自傳是人生經歷的再現，做人要講真話，寫自傳也必須秉筆寫實，以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否則就不具有歷史的價值了。美國學者喬治·赫伯·米特，有一個取具影響力的觀點，認為人的自身是由我（相當於英語中的 Me）和自

我（用英語字母 I 表示）這兩部分表示。也就是說，每個人都是由他的自身角色（I——獨立行爲）和扮演的角色（Z——角色行爲）所組成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人們表現出來的往往只是角色行爲的我，而掩蓋了真實的獨立行爲的我。我在著手寫這本傳記時，就確立了寫作宗旨：要寫一個完整的我，既寫角色行爲的我又要寫獨立行爲的我，既寫成功的我也要寫失敗的我，以還原自己本來的面目。

我已屬於老年隊伍中的一員了，但我不想以長者自居，仍然想以一個曾是青年人朋友的身份，向他們敞開心扉，述說自己所經歷的人生的酸甜苦辣，讓一切關注我的人了解一個真實的劉道玉。如果你有機會讀到這本書，我請求你以獨立思考的態度對待它，因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永遠需要培植和發揚的可貴的精神！

劉道玉 謹識

二〇〇一年清明節於行藏寓居 初稿

二〇〇三年二月於珞珈山寒成 定稿

編者按：

本文爲『武漢大學』校長劉道玉鄉親大著《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》的序言。敬承同意，《棗陽文獻》將自下期起，分期選載全文，敬請期待。

更正

一、《棗陽文獻》二十四期第八十七頁下欄第九行“推荐”後，應補上“時任武昌區團部總務科科員”。

二、本刊上（二十四）期，第八十七頁及八十九頁所刊劉楊鄉親惠稿，因手民之誤，將「劉楊」誤爲「劉揚」，文中並有多處手民之誤未及校正，有損原著，謹向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。

本刊 啓

九十七年一月一日

